第十章 罪恶的威胁

“要么是你跟我去送肉取鱼，要么你和乔伊出去打猎，每次都有你，体力什么的够用么？”

“又不是每天都出去，每次结束之后，第二天我都可以休息整整一天。而且我闲不住，尤其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当上主角。”马克思调侃道。

“其实什么天气我都不怕，就怕大雾，能见度太低，什么危险都看不到。”

“还好，感觉如果起了大雾，狼什么的活动也不是很多，只要不碰到熊就行。”

说着说着，他们已经到了钓鱼营地，但是出人意料的事，他们被告知，今天并不能把鱼带走。

“就像我说的那样，这两天我们的捕获量很低，基本都被我们吃光了，以后也不知道会不会捕获更多的鱼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连存货都没有了，所以我们确实需要你的猎物来支援我们一下。”迎接运输员和老猎手的不是费舍尔，而是马尔诺·爱斯坦。

“什么？这会打乱我们的生存计划的。本来后天我应该出去打猎，但是如果今天跑了一趟空，什么也没有带回去，那么我们的食物就不足了，那样的话我明天就要出去打猎，但是按照我的体力，我不一定撑得住连续两天的高负荷运动。”

“那这样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们今明两天抓紧捕鱼，多的话可以给你们送过去。”

“算了吧，你们不知道如何出门，别遇到狼什么的。还是我来取吧。”老猎手不太高兴，带着潘斯离开了捕鱼营地。

他们走后，躲在角落里的安吉拉·伊兰顿走了出来：“马尔诺，我们不是有很多鱼吗？怎么就吃光了？如果你舍不得给他们鱼，你也别留下人家的猎物，咱们是食物充足了，他们怎么办？”

“那如果把鱼都给他们了，我们怎么办？”

“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其实你不该这样做，我听你夫人说过，他们那边所有人都很团结，所以才能过得这么有条不紊。我们完全可以加入进去，但是你这样破坏了团结，长期下去，对谁都不好。”

“算了吧！”马尔诺有些不耐烦，“这都什么时候了？还讲高风亮节？现在讲究的是弱肉强食。你这边为了他人省吃俭用，回过头来你就得为他饿肚子，最后就得把自己煮了送给对方吃！你以为现在人们有多么无私？”

这几句话没有噎得安吉拉哑口无言，反而说服了她。她点了点头，没错，弱肉强食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，他们那边团结是他们的事，和我们这边关系不太大，一直以来交流也不多，万一哪天他们团结起来把这边灭掉，那将是个更大的灾难。眼前这个男人，几分钟之前还是个猥琐小人，现在在她眼里，变成了智慧的象征。

此时此刻，两个带着失望打道回府的运输员，却突然改变了主意：既然空手而归，为何不顺手打猎回去。马克思心想，如果旁边这位是乔伊就好了，他更擅长打猎，而潘斯更擅长运输。不过无论怎样，计划没有变化快，那就随机应变，再带点猎物回去。没有鱼可以忍受，有肉也行啊！

在这打猎还真不是那么容易，公路上方地形过于复杂，虽然有很多的隐藏点，但是视野很糟糕，猎物看不见自己了，自己也看不见猎物了。要是在冰冻住的海面上，连隐藏点都没有了。不过这一点难不倒马克思，他们俩决定上岛上去，在岛上隐藏，用枪猎杀海面上的狼和鹿。

上了这个岛，可是吓了两个人一跳，这个岛上满是兔子，目力所及范围内必有那么三五只。这些兔子的数量和密度可是远远大于他们那里的，可惜用枪太浪费，马克思也没带陷阱，今天只能继续猎鹿，下次带着乔伊可以来这弄大量的兔子回去。这么丰厚的资源，怎么以前不知道呢？

其实最好的办法，是等待狼刚刚咬死一只鹿，然后开枪打死那只狼，不仅渔翁得利，而且杀死一只狼，对于日后的安全也有一定的帮助。潘斯对打猎一窍不通，他只能在一旁看着。他深深地了解这位猎手，除了他喜欢的徒弟，比如乔伊，别人他是很难有耐心去解答问题的，尤其是很外行的问题。但他实在是忍不住了：

“鹿见到我们基本都会跑，如果我们把鹿赶到狼身边呢？”

马克思没有回答，他始终四处张望着，观察着海面上的动静。他心想，再等一个小时，如果没有狼杀鹿的话，那就直接杀一只鹿带回去好了。

今天海面上的鹿和狼还真不太多，但是他们还是幸运的。过了半个小时，他们就听到了一阵狼的咆哮声，紧接着从视角的盲区跑出来一只鹿，后面跟着一只狼，很快，狼一口咬到了鹿，二者应声倒地。应的什么声？当然是枪声，还没等狼吃一口，换句话说还没等潘斯反应过来，他还想回头看看老猎手将要采取什么措施，枪声就在他身后响起，狼和鹿都死了，就用了一发子弹。潘斯吓出一身冷汗，这水平，难怪他对别人没耐心，不爱回答自己的愚蠢问题。这老猎手也真是尽职尽责，为了大伙，一口都不给狼留着，非要让它当个饿死鬼。

此时老猎手并没有动，继续盯着别处查看安全，但是潘斯却站起来跑过去，准备收获猎物。然而他忘却了危险，脚下一滑，伴随着一声惨叫，他从岛上滚了下去。马克思一回头，发现潘斯不见了，顺着脚印爬过去，往下一看，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

早在马克思带着潘斯登上小岛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确定了两个人行动并且撤离的地方是安全的，他也一直在关注。但是，这次潘斯跌落的地方，是个很陡的坡，换句话说，是个高度不大的悬崖，而那里是他们根本不会去的地方，马克思也就没去检查那里。而就在这个没检查的区域，那里坐着一只黑熊。这只黑熊突然看见了天上掉下的没有皮只有馅的人肉馅饼，虽然它不饿，但还是垂涎三尺，就在老猎手的眼皮子底下，扑了过去……

过了五分钟，马克思绕道走到已经被杀死的潘斯那里，帮他闭上了双眼。再回头看看旁边死掉的黑熊，他想悲伤，却悲伤不出来。

“你个山炮！你这一掉下来，足足浪费了我六发子弹。要不然一枪下去，过几个小时它就失血过多死了！还有，你说为什么不赶鹿到狼旁边，那狼岂不往你这个方向追鹿吗？你以为这是玩电脑游戏，狼追鹿的时候就看不见你了吗？”当然，这是气话，六发子弹和一坨熊肉加起来，也比不上潘斯·波特的性命重要……

……

“怎么这些鱼都没有拿走？都快装不下了。”费舍尔带着菲尔回来了，两个人今天显然收获颇丰。“而且，怎么还留下了这么多鹿肉？”

“马克思说最近他们猎物太多了，吃不了，暂时不要鱼了。”马尔诺的回答仿佛很顺理成章。

“不可能，白天的时候我还听到了好几声枪响，从速度上讲，肯定是马克思开的，别人没那么熟练。如果他们猎物那么多，为何还跑到咱们这边打猎来了？”

“那我怎么知道。”

“明天，你们出去打渔，一会儿菲利普回来了，我再跟他说一声。菲尔，明天咱俩去一趟伐木营地，把鱼多给他们带一点。”

“伍德先生不是让咱们不要去他们那吗？太危险，一定要等他过来取。”

“听我的。”

费舍尔知道，马尔诺·爱斯坦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直以来他就想取代自己的位置，拥有全部钓鱼营地，甚至包括营地办公室那边的钓鱼小屋。但是他从来没有得逞过，和老渔夫斗，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这次如此矛盾如此蹊跷的事情，一定是他在背后使坏了。因为费舍尔和主任已经达成共识，如果那边猎物充足，就可以不用过来了，路上挺危险的。如果猎物不足需要鱼，那就可以空手过来，把鱼拿走就好。马尔诺显然不知道这些私下商量好的“暗号”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费舍尔和菲尔就出发了，他们想有充足的时间回来。但是人算不如天算，他们刚刚出发没多久，最恐怖的大雾就降临了，同时还伴随着暴风。虽然两个人精神状态比较好，但是身上连衣服带鱼已经达到了满负荷的三十公斤，逆风前进实在不是什么正确的选择。

“师傅，我们回去吧！老天爷并不想让我们冒这个风险……”菲尔大喊道，狂风怒号的时候，只要这样的音量才能够交流。

“你说得对，等下次再让马克思来取吧，我们可以向他道歉！”两人说罢，就准备返程。然而刚走两步，就在视力范围内发现了一只正在吃鹿的狼。大雾弥漫，能见度很低，看到狼的时候，也进入了狼的警戒范围内。饿狼放弃了眼前死掉的猎物，开始准备攻击眼前这两个站着行走的动物。

菲尔点燃信号棒扔了过去，但是无济于事，狼还是将他扑倒了。并没有经历这一切的小学徒显然手足无措。但是还没等狼咬到小菲尔，老渔民就一脚把狼踹出了两米远。这一下显然吓到了狼，也同时把它激怒了。调整一下之后，转移目标，一个飞身扑向了费舍尔。费舍尔显然是个经验老道的渔民，他也不愧是马克思以前的老朋友。在被扑倒之前拔出小刀直接刺中了野狼的右眼。而野狼也毫不示弱，扑倒费舍尔之后迅速撕咬起来，小刀却在狼眼里面却拔不出来了，老渔民只能徒手搏斗，一只手掐着狼的脖子，另一只手不断击打着狼的要害部位。

其实菲尔并不知道，早年间，费舍尔和他一样还是个学徒的时候，马克思和他一起共同在营地办公室那边的渔民小屋居住，学习捕鱼。费舍尔比马克思大六岁，算是他的师兄。但是马克思显然不是钓鱼的料，加上他桀骜不驯的性格，不到半年就被当年的老渔民赶了出去。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，马克思因祸得福，如今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猎人。但是他不忘过去的交情，依然和费舍尔保持着当年的兄弟情义。虽然他始终没有学会任何跟钓鱼有关的技术，可是费舍尔却从他那里学会了一些打猎的技能。如今两个人分别成为了老渔民和老猎手，在两个领域自然是说一不二的最权威人士。老渔民对于打猎几乎忘得一干二净，但他只记得狼的要害部位在什么地方。

然而在搏斗中，老渔民的力量显然不足以杀死狼，好在旁边还跟着一位小学徒。他在一旁吓得不敢说话，几秒钟之后回过神来，鼓起勇气，像师傅救自己一样，一脚踢在了老渔民始终击打的地方。狼“嗷”地一声，倒地不起。这时候费舍尔起身又是一脚，一股鲜血从狼的嘴里吐了出来。

雾散了，老渔民也身负重伤，但是经过简单治疗，失血和感染风险被控制住了。他现在需要做的，就是回到营地赶快休息。菲尔捡起还没燃尽的信号棒，扶着师傅一路小心翼翼地回到了营地，扶他上床，以为一切，就这样安全了。

这时候，那些打渔的人才准备出发，看到眼前的一幕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但费舍尔还是执意让所有人继续打渔，只有仓库满的时候，并且马克思不再来取了，才能暂停打渔工作。就这点伤，他一个人休息休息就好。

过了两个小时，所有人都在如火如荼地打渔，这时候有一个人走进了费舍尔休息的房间，拿起了旁边床上的枕头，用尽全力蒙住了老渔夫的脸。老渔夫也没有过多的体力去挣扎，本来健康值就不太高，这一来，很快，就失去了意识。

第一个发现老渔夫尸体的，是菲利普，先前菲尔进来过一次，并没有注意到床上有什么变化。而菲利普却看到了地上的血迹，于是走过去，发现费舍尔的绷带开了，血流了出来，这也最终成为了大家认为的死因，没有人发现其中的人为因素。

消息传到了老猎手那里，他怎么也无法接受两天之内竟然失去了两个朋友，其中一个甚至还是自己二十年前的拜把子兄弟。他带着主任前去钓鱼营地探望，老渔夫离世的房间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取而代之的是马尔诺·爱斯坦，在他眼中，老渔夫死了，那么该由他负责继续管理打渔业务了。马克思看出了一些端倪，还有令人不解的地方，那就是这个新官并没有丝毫的悲伤情绪，再一个就是，所有人都知道是他收拾的房子，他却坚决不告诉大家，究竟把费舍尔的尸体放在了哪里，他只说，老渔民安详地走了。

于是乎，老猎手和老渔民的合作，或者是打猎与捕鱼的互通有无，就这样中断了。新的捕鱼营地的管理员拒绝提供一切渔业产品，但是却要求对方提供猎物，这显然是无法让人接受的，包括菲尔·塞纳在内。他已经决心另辟蹊径，第一，逃离马尔诺的罪恶管理，第二，就是寻求与伍德先生的合作。菲尔的决策是对的，但他不知道，布兰死后的平静，正在被一股新的势力所威胁着，只不过暂时这个势力，还很势单力薄。帕秋尔·魏·布兰的领导，只是一种对权力的渴望，还有就是自以为是，而新的这个组织，却是一种罪恶的，对于生命的直接威胁。

这也难怪，马尔诺·爱斯坦只有31岁，那些大智若愚并且为人正直的英雄们很难把他放在眼里，唯一防备他的人，也已经死在了他的手里。